

文明形态的演化与生态文明的前景

刘 小 英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小英(1956-), 女, 北京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研究。

[摘 要]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状态、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向新文明形态嬗变的关节点。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 人类应当深刻反思以往实践活动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走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B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5-0673-06

一、不同文明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远古时代, 人类的力量非常弱小, 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 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一样, 其生存规律基本遵循自然界的必然性法则, 以采集、狩猎、渔捞等靠天然的劳动方式, 去获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 尚未明显地表现出高于自然万物的优越性。在原始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中, 自然界处于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 先民们学习和追求的目标就是怎样去顺应自然。人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 是以生态规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人和自然界共生共存、共同进化的方式, 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天然和谐关系, 即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尤其是由于畜力和金属工具的使用, 人类社会由原始状态进入到农业文明, 人类也从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上解放出来。在农业文明中, 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但是总的来看, 农业文明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尚未超过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 因此自然界较少受到破坏。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还是比较和谐的, 自然秩序没有发生紊乱, 生态环境也没有出现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状态。

人类的农业文明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缓慢地发展了数千年之久, 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在变革和外部探险的艰难过程之后, 一个新兴的工业文明在西北欧洲率先崛起, 并且迅速地向全世界所有古老的农业文明地区扩展。公元 17 世纪可以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①, 从此以后, 机器大工业开始取代手工工场, 工业文明的时代宣告来临。经历了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之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牢不可撼地确立起来, 生产力迅猛发展, 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在工业文明中, 人类开始以自然的“征服者”身份而自居, 由过去的恐惧自然、崇拜自然, 转变成为所欲为地支配自然、征服自然, 人似乎成为超越自然之上的宇宙主人^②。随着人类思想从中世纪宗教信仰的蒙昧状态中获得解放,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在认识上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这种“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一方面极大地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深化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包含着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倾向^③。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单向式的关系,只存在自然客体对人类主体需求的满足,不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尊重与保护。它把人类仅仅当做一种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从而把人类提高为可以任意对自然界颐指气使的主人。这种世界观没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工业文明中人类的豪迈口号是:“向自然界进军!”根据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人只要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获得改造自然的无穷能力;而从康德“人给自然立法”的思想中,可以引申出人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认识者,而且也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因此自然就成为受制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就如同囚禁在所罗门魔瓶中的巨大怪物。在这种天人对立的世界观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人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他既不再是强制性地被自然拖着走,也不再是顺应性地被自然领着走,而是迫使自然界完全服从人类的利益和安排。人们对自然不再持有尊重与敬畏的态度,人由自然的顺应者变为自然的改造者和征服者。

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切都得益于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作为表征和调节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重大体现。人类正是借助科技的力量,把自在的自然界改造成为属人的世界,将人类活动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自然的躯体之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新手段,新形式,使人对自然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急剧地扩大了。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威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建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里程碑。然而,当人类在高唱征服自然的胜利凯歌时,却逐渐发现自己正陷入某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中——全球气候变暖,土壤过分离失和土地沙漠化扩大,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当陶醉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就中的人们蓦然回首自然时,他们发现自然界已是遍体鳞伤、千疮百孔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分索取终究会得到报应,恩格斯早已断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第 383-384 页)

面对着无节制发展和滥用科技所导致的恶劣局面,以及如此继续下去可能对整个人类环境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巨大威胁,美国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2](第 16 页)尽管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却真实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其实,科学技术是由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其结果也应当由人类来承担。科学属于真理性认识,它只能揭示科学规律,并提供工具合理性,但却不能提供价值合理性。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第 56 页)可见,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必须受到人的价值理性的制约。

从原始状态、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地认识自然,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固执于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而是开始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这种和谐共处关系不是向古人“天人合一”的原始境界的简单复归,而是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及其所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本身就已经内在地理下了自我否定的萌芽,从而又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作为工业文明的否定形态或超越形态,生态文明将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重新实现“天人合一”理想,使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之后,升华到一种和谐共存的至高境界。

二、生态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面对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地球承载能力的日益萎缩,面对着由于人力原因而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无情报复(如水土流失所导致的洪水泛滥,滥捕动物而导致的各种致命性疾病),人们开始对天人关系和文明发展之路重新进行思考,而生态文明的构想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成为这种反思的结果。人们追根溯源地把环境问题同人类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因为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人是行为的主体,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生态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抗关系,其实质是大自然对人类所实施的报复。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的事实,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之中,工业文明的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尽管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维方式下,人们可以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善待自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在一定范围内防范和阻止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但是,由于工业文明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和整体性的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始终把自然界当作为人类生存提供资源的对象,当做单纯的物质世界,它拒绝承认自然界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它以一种商人对待商品的功利眼光来对待自然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工业文明的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把人类文明送上了山穷水尽的不归之路。为了使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人类需要选择一个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文明模式,即生态文明模式。

新的时代、新的意识呼唤着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建筑在知识、教育和科技发达基础上的文明,是人类在环境问题的困扰中,为了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它以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强调了人类社会必须在生态基础上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人类社会才能够持续发展。它承认自然界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人类只是大自然中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的一员,而不是征服和奴役其他物种的主宰。它强调人不仅具有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而且也要承担爱惜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可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核心观念,其本质在于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生态文明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系统,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和谐发展的整体系统。在生态文明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与尊重自然的思想相互协调,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将融合成一个有机的辩证过程。“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人与自然互利互惠的和谐发展观将取代一味榨取自然资源的功利主义发展观。这种生态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是生态文明赖以建立和发展演化的重要保证,它以一种扬弃方式继承和融会了先前文明中的一切积极因素。生态文明是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取经济效益的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建立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多赢基础上的一种文明模式。生态文明观的立足点从以前对事物的单纯真理性认识,转移到真理价值与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力图从大自然的普遍和谐背景、而不是单纯的人类利益角度来看待事物,从而保证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首先要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应突破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观念,强调人类的产生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寓于自然,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与自然相互依存,构成和谐的有机统一体。在人类产生之初的原始状态中,人与自然并未截然分离,原始先民们往往自在地把自己看做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环境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各原始部族所普遍采取的感应巫术和图腾崇拜中明晰可见。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开始把自己与自然剥离开来,把自己提升到自然万物之颠的高度。中国古代儒家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万物,《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写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但是农业文明的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意识并没有导致人与自然的直接对立,人仍然处于自然阶梯之列,只不

过是自然阶梯的最高一级罢了。而且由于受自然经济和生产工具等条件的限制,人类也不可能从实践上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因此,人虽然在理论上被当做“万物之灵”或自然界的统治者,但是实际上人与自然仍然处于相对和谐的“天人合一”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别尚未发展为对立。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的自尊心也随之急剧膨胀。“科学的力量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变得日益强大,因此它又反过来加强了人类的优越感。人们的宗教优越感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表明人并非像《圣经》和教会所说的那样受到上帝的偏爱;但是相应地,人们的理性优越感却在迅速地上升,科学的力量使人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人被上帝抛弃了,然而人却日益成为上帝。”^[4](第 243 页)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开始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并把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当做自己天经地义的神圣使命。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变成了一种主奴关系,人类作为“主人”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拥有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的权利。人们相信,人类不仅是惟一的价值主体,而且也是自然界的中心和全部目的,自然界和其他一切生命物体都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都可以供人类任意“奴役”和“改造”。这种价值观虽然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是它却过高地估计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忽视了人是大自然的儿女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导致了今天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严重的生态危机和酷烈的自然报复。

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相对立,生态文明要求人类必须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尊重自然界自身的价值,承认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同时,人与自然之间是双向建构、互利互惠的关系。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最高产物,具有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的创造活动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管理和调控自然,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模式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生产模式的转变。传统的生产观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人们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再生性问题,也不考虑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和影响。传统的生产模式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为基本特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这就使得人类的生产活动走向“有增长、无发展”的歧途。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把“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与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观相反,生态文明要求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遵循生态原理,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合理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即由高消耗、高成本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高质量、高效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模式;由不计代价和后果的片面经济发展观转变为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生产环节上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轻乃至消除污染;它要求人类把保护自然环境作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从宇宙整体的普遍和谐而非人类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来考虑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意义,充分意识到人类与自然母亲之间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开辟一条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人类自己反省自身、科学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它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的辩证统一。

三、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当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为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后果而深感苦恼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就运用而生了,并且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名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后代人的需要,

今天的人类不应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为人类的世代生存和进步奠定了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尽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环境资源保护、科学技术进步、物质财富增长和道德情感净化诸因素之间的良性循环,构成了该理论的基本思想。

正如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之上一样,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初实践效果,也表现为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嫁科技发展的副产品,从而转嫁生态危机和资源危机。众所周知,今天如此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所造成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出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将许多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环境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经济滞后的困扰和赶超思想的驱动,将经济增长的主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着眼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直接的经济利益,盲目地发展粗放型经济,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其最初实施的过程中,也如同全球工业化过程一样,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理论就必须与多元化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同现代化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置身于度外;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像现代化问题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各国的解决方式不尽相同。从理论上来说,人类应该保护自己的家园,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环境和资源开发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节制的态度;但是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如何保护资源和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恰恰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反之,当发展中国家为近期目标和经济利益所驱动,不顾资源和环境效应而进行掠夺性生产时,所产生的恶果不仅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而且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赖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如果说在20世纪下半叶,人类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还多少带有一些前瞻性色彩的话,那么在21世纪,构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是延续发展还是毁灭崩溃的根本命运。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但是,传统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它必然会导致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的恶劣后果。因此,工业文明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继续走传统的工业文明之路,人类就会踏上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而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在超越建立在资源掠夺、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工业文明,迈向一种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思想基础和精神导向,积极保护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所消耗的只是可再生资源;而从工业文明产生以来,人类消耗的对象则主要集中于地球形成以来所储备的不可再生资源。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视自然为专供人类无偿使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其结果是,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率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寻求作为代用品的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从而严重扰乱和破坏了整个地球生命的自然支持系统。当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受到来自环境的威胁越来越大时,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矛盾就转变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以往那种以经济效率为惟一目标的生产发展方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走绿色经济之路。绿色经济是循环经济,它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充分利用人类最新创造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成果,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保护生态,培植可再生资源,提供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优美环境,把经济发展调整到良性生态循环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是线性的,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绿色经济则是一种循环经济,

它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一种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从而使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模式。

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道路怎么走,这还需要人类在发展新文明形态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讨。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所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系统,任何局部的生态失衡都可能导致地球上整个生命系统的崩溃。因而,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呼唤绿色思维,保护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无疑是 21 世纪文明发展的主题。

注 释:

- ① 20 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把 15、16 世纪称为人类历史的重大分水岭,但是相比之下,15、16 世纪在西欧所发生的一系列海外探险活动和文化变革运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只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序曲,真正的变化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只是从 17 世纪开始,现代意义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开始真正取代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和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
- ② 事实上,早在 17 世纪初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先确立的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和莎士比亚就分别表述了“知识就是力量”和“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冲破中世纪宗教蒙昧的巨大进步意义,但是在其中就已经内在包含了利用知识来征服自然、把人提升到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萌芽。
- ③ 这一点在近代唯理主义哲学创始人笛卡尔那里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笛卡尔一方面把自我意识确立为哲学的出发点,弘扬了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则坚持心物二元论世界观,形而上学地把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截然对立起来。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美] 弗·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的新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3] [德]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M]. 许良英,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 赵 林. 西方文化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严 真)

Evolution of Modalities of Civilization & Prospec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U Xiaoy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Xiaoying (1956-),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Abstract: The human society has come to a turning point where it begins to enter into a new modality of civilization after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s respectively. Creating huge material wealth for human beings,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rought about terrible ecological disasters to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live, though. Faced with ever more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we should look more closely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ast human practice, try to re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 with nature and explore for a sustainabl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that is remunerative to ou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